

楔子 文武狀元是姑娘

毓英殿的後殿內，幾個宮人正恭敬地等候著，直到殿外有小太監來稟，一會為首的宮人才噙著不卑不亢的笑意道：「狀元公該更衣了，皇上正候著呢，讓奴才伺候狀元公更衣吧。」

宮人口中的狀元公，正是半個時辰前在殿上被皇上欽點為新科文武狀元的公孫令，此刻正沉著眉眼，目光落在架上的朝服。

一般在殿試之後，禮部會差人將一甲的朝服送到新科進士府上，等著晚上的瓊林宴時著朝服入宴，然而公孫令卻在被欽點為文武狀元之後，由皇上下旨讓禮部獻上朝服，要公孫令進後殿更衣。

這事看來，說不出半點皇上的不是，也許皇上龍心大悅，急著想看公孫令著朝服模樣，並顯示聖寵，畢竟公孫令面貌俊俏如玉，再加上公孫乃是三大世族之一，公孫令之父公孫策是當今禮部尚書，其姊公孫妍更是太子最寵愛的側妃，可說是一門榮寵。

因此宮人不敢怠慢，也不敢過度催促，可眼前皇上差宮人來關心了，幾個宮人只能溫聲勸著。

半晌，公孫令懶懶抬眼，「不勞煩幾位公公，我能自行著裝。」

「那怎成呢？皇上下令要咱們伺候狀元公更衣的，再加上這朝服穿法有些繁複，狀元公獨自一人怕是難以穿好。」為首的宮人依舊掛著和氣的笑，甚至已經舉步走向公孫令。

公孫令狀似面無表情，可手心裡早已汙濕一片。

好不容易走到這一步了，豈能讓一切功虧一簣？

正欲開口喝止，耳力奇佳的公孫令聽聞那逐漸走近的脚步聲，高懸的心為之一鬆，宜男宜女的俊俏面容因笑意而染上些許溫度。

「公孫！」

幾位宮人聽到呼喚聲，連忙回頭望去，見是大理寺右少卿宇文恭，一個個趕忙福身問安。

「都下去吧，這兒交給我。」宇文恭大步流星地來到公孫令面前，噙笑擺著手。

「可是……」

「這種朝服我兩年前才穿過，知曉怎麼穿，尤其——」宇文恭頓了頓，狀似壓低聲音，可那聲量只要是在場的人都聽得見。「我這表弟因為我休沐遲歸，現在正在生我的氣，還是讓我替他更衣當作賠罪，再好言相勸兩句，否則時候再拖，皇上萬一怪罪下來可就大大不妥了。」

宮人聞言，這才退出殿外，畢竟放眼朝中，誰都知曉兩人是表兄弟，打小一起長大，親如手足。

外傳新科狀元公孫令不是個好相處的，孤傲又冷僻，多虧宇文恭在旁打圓場，要不真不知道要得罪多少人。

待人都離開了，殿門已經關上，宇文恭正要開口，小腿便挨了一記踹，教他嘶了聲，還不敢張揚。

「你為什麼現在才回來？！」公孫令咬牙怒罵著，毫不客氣地再踹一腳，哪還有方才冷若冰霜的面癱樣。

宇文恭矯健地閃開身，趕忙扣住公孫令的手。「我這不是趕回來了嗎？妳先別氣，趕緊換上朝服，皇上還在殿上等著呢。」

公孫令抿緊唇，推了他一把。「你出去吧，我自個兒穿。」雖說飾物不少，但大抵還是猜得出如何佩戴，要不一會穿好了再問宇文恭也是一樣的。

「公孫，當我踏進這殿裡時，就與妳脫不了關係了，妳穿還是我穿都一樣，重要的是我不知道皇上還有多少耐性，妳就忍著點吧。」

公孫令皺著眉頭，一把將狀元袍塞到他手裡。

雖說她是盼著他來，但她只是要他解圍，不是要他蹚這渾水。

她想，許是有人在皇上耳邊嚼舌根，教皇上起疑，才會要她至後殿換衣袍，甚至差宮人服侍。而他，一旦摻和進來，倘若有日她的女兒身被識破，掩護她的他是同罪。

宇文恭先將飾物擋到一旁，抬眼見她連外袍都未脫，不由催促著，「難不成還要我幫妳脫？」

公孫令狠瞪他一眼，拳頭握了又握，垂眼解著繫繩，拉開了寬大的外袍，露出裡頭的素色中衣，依稀可見胸口似乎有些鼓。

宇文恭頓了下，隨即別開眼，將朝服搭到她肩上，邊替她著裝邊道：「記不記得小時候妳不知道怎麼穿裙裙，還是我幫妳穿的？」

「不記得。」她垂著眼冷聲道。

「真不記得？」宇文恭笑意依舊，像是早就習慣了她的淡漠。

他怎會怪她？她到底是被命運玩弄得無法翻身。

幼時的他體弱多病，父親聽信了術士之言，要他著女裝，於是一個著女裝的男孩和一個著男裝的女孩，在很小的時候就結下不解之緣，而她這個土霸王在發現他是表哥而非表姊時，簡直是以欺負他為樂了，不見他掉淚不干休，還給他取了子規這個表字。

慶幸的是，十歲那年他換回男裝。

他還能換回男裝，可她呢？她注定這一輩子得當個男人了，尤其從這一刻起，她沒有回頭路了。

誰讓當初他那個姑姑多年未出，生怕姑丈納妾，以至於在好不容易有了身孕後，犯傻的將甫出生的女兒謊稱是男嬰，直到皇上賜名後，姑丈才驚覺甫得賜名的兒子公孫令竟是女兒身，可事已至此，也只能將錯就錯地瞞一輩子。

他這個表哥跟隨在她身旁，就是為了替她掩護女兒身，而這祕密只有雙方父母和公孫令身邊伺候的人知曉，哪怕對著再親近的族人也三緘其口，就怕欺君之罪會招來滿門抄斬的命運。

「這次回卞下怎會遲歸了？」公孫令低聲問著，倒不是惱他險些護不了她，而是他怎能沒在場瞧她怎麼拿下文武狀元的。

「還不是因為昭華那個丫頭，原本回宇文家宗祠祭拜我爹後，母親就要回舅舅家

探親，誰知道昭華那丫頭硬拗著要我帶她去浮佗寺。」他說著，替她繫好頸間的繫繩，逐下繫妥，再拿著玉帶往她腰間一繞，這才發現她的腰竟是如此不盈一握。才幾年，這身形倒是與小時候相差得多了，她卻再沒機會著女裝。

「浮佗寺？」聽見應昭華的消息，她的笑意淡淡地噙在嘴角。小丫頭片子一個，一得機會就在她身邊打轉，她常想，姑娘家就要像昭華那般，嬌俏可愛又天真爛漫。

宇文恭回神，又道：「在卞下業縣的浮佗山上，那丫頭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溜去市集，說市集裡的人都在談論近來的一樁玄事。」他調整著玉帶，不讓玉帶勾勒出她姑娘家的體態。

「玄事？」她極具興味地問。她甚少出京，唯一出京就是隨著母親回宇文家宗祠，也藉機和他在卞下一帶遊玩。

「業縣有個男人，其妻重病，眼看只吊著一口氣，於是上了浮佗寺去種姻緣，聽說只要姻緣還在，妻子就不會嚥下那口氣。」

「……姻緣也能種？」

「聽說是在浮佗寺後院裡種一株花，如果姻緣還在，花就會開，花若開了，哪怕命懸一線，只要魂魄未歸地府，就能藉姻緣扯住對方的魂，將對方留在陽世。」宇文恭不置可否地說著，一一在她腰間按序繫上飾物。「最後，聽說花開了，那男人的妻子也醒了，這事才在業縣傳得沸沸揚揚，成了卞下茶餘飯後的話題。」替她穿戴好，他退後幾步，確定是否好好地遮掩住她姑娘家的體態，不禁慶幸她身形高挑，雖是瘦了些，但勝在那眉宇間的氣勢，許多男人比她還不如。

「姻緣真的能種……」公孫令吶吶地道。

就算她想種又如何？今生她與他的姻緣，本就不相連。

聽她喃喃自語，他不禁好笑道：「這我可不知道，我只知道昭華那丫頭對你是一往情深，該怎麼辦才好？」

「小丫頭片子才多大的年紀，過幾年就會把我忘了。」她說著，也像說服自己。

「她要真會忘，不會纏著要我陪她去浮佗山。」宇文恭不認同她的論調，也沒打算繼續這話題，環顧四周，從架上取來一朵紅色簪花，附在她耳邊道：「熙兒，照理你今日及笄該送你釵的，但……這朵狀元簪花也不錯。」說著，他將花插在她束起的髮上。

公孫令纖瘦的身形微震了下，像是沒想到他還記得自己的生辰。一般尋常姑娘笄禮會由家中長輩主持小宴，找些姊妹淘慶賀，可她卻是在宮中參與殿試，一雙雙眼睛盯著她，像是要看穿她的女兒身，一場殿試就教她耗盡氣力。

可是，他記得她的生辰，替她簪花。

「嗯，挺不錯的，狀元公。」

耳邊響起他的笑聲，公孫令輕眨著眼，硬是將淚水收回，抬臉時又是那副倨傲的模樣。

「我怎能輸你呢，子規？就算是恩科，我也要拿下文武狀元。」

「確實不輸我。」

一個姑娘家文武並習，在一千男子中拿下武狀元……

輕握著她滿是厚繭的手，他心裡五味雜陳——誰家及笄的小姑娘手心滿是厚繭？

「我不會輸你，往後我會愈爬愈高，還會罩著你，不讓任何人動你。」公孫令高傲地道。

從此刻開始，她會收起所有不該有的心思，鞭策自己站在不敗的高峰上，絕不讓任何人有機會因為她的一絲錯而牽累他。

這是她愛他的方式。

宇文恭放聲笑道：「好，我等著。」

就像小時候，她雖然最愛捉弄他，但從不允有人欺負他半分，哪怕嘴上議論都不成。

第一章 伊人不在

淡淡三月天，晨光熹微，依稀可見奩紫嫣紅的迎春花在沿著山形瀰漫的濃霧中熱鬧綻放著。

「熙兒，妳在瞧什麼？」

坐在樹屋口的人兒突地朝他比了個噤聲的動作，他微揚起眉，來到她身旁，朝下望去，便見一抹離開的纖瘦身影。

「你的丫鬟來找你了。」她道。

「……她是我娘的丫鬟。」宇文恭沒好氣地道。

「不管怎樣，是你府上的丫鬟，而且是與你親近的丫鬟。」她的嗓音與一般姑娘相較顯得沉啞，嗓音無波，聽不出情緒。

「那又怎地？」宇文恭盤起腿，托著腮問著。

「……真好。」良久，她才淡淡地吐出這話。

「哪裡好？」宇文恭忍不住笑了。

「你不覺得姑娘家走在這片杜鵑花林裡，瞧起來就像是一幅畫？」

宇文恭揚起濃眉，深邃的眸睨了她一眼，猜不透她話中意思。「我知道妳偏愛杜鵑花，妳要是走在花林間會更像一幅畫。」

每年回老家宗祠祭祖時，她幾乎都會同行，就是為了一遊宗祠裡的這片花林。

她不知道當她打從內心喜悅揚笑時，饒是他也會看得出神，只可惜她笑的次數實在屈指可數，不是她不愛笑，而是她的身分不允她喜形於色。

去年拿下文武狀元，她讓皇上給塞進京衛裡磨練，京衛裡沒人敢小覷她，今年則將她調進內閣，該說皇上終於釋疑，並且看重她的能耐。

「湖水綠襦衫繡纏枝葉，月牙白羅裙淺染彩霞，桃花紅絲帶與夫結締，金銀綴步搖偕子白首。」她低喃著，美目微睇，似是神往。

「怎地，沒酒也能行起酒令了？」宇文恭笑著調侃，總覺得今日的她有些古怪。

公孫令笑了笑，突道：「子規，如果有來世，我要當丫鬟。」

宇文恭本是想笑，然而她的神情太過認真，教他不由問道：「為什麼？」

他所識得的公孫令，是個在旁人面前喜怒不形於色，只在他面前撒野的姑娘，唯

有在他面前，她可以當真正的自己，而他也樂於縱容。

她一頭長髮束起，露出俊秀的面容，形如修竹，頗有謫仙之姿，當她不耐煩撒火時，卻像個小姑娘般，那些看似冷硬的五官有了生氣，彷彿三月天裡純白與粉紅的雙色重瓣杜鵑，香氣襲人，逕自美麗。

她的美麗，由他獨佔，盡由他收藏，一如她的表字，只有他能喊。

公孫令面露嚮往地道：「可以當自己。」拿掉搪塞之詞，唯有她最清楚心底的答案。

宇文恭頓了下，脫口道：「妳在我面前無法當自己？」難道就連在他面前，她也從沒有卸下防備？

「子規，你知道為何我替你取了子規這個字嗎？」她側著臉揚笑問著。

晨曦在她俊秀面容上灑落淡淡金光，那恬淡笑意有點輕淺，卻彷彿已是這張臉能夠給予的極限。

可這天底下無人比他還懂她，他知道，此刻的她是悲傷的，她總是將悲傷藏在笑臉後。

為什麼？

為什麼，當初他沒問她為何悲傷？

徐徐張眼，樹屋口不再有伊人身影，只見蒼茫白霧繚繞。

幾年過去了，夢裡的她恁地鮮活，悲傷如此明顯，他為何沒有追問，反倒打趣地說，他的表字是因為她嘲笑他幼時愛哭，所以取為子規。

如今，他是再沒機會知道，只因，她已不在。

又或者該說，公孫令尚在，可魂魄卻換了個人。

五年前，公孫與同儕前往縱花樓飲酒卻遭人毒死，再醒來時卻換了個人，移魂的女子名為鍾世珍，如今頂替了公孫的一切，依舊是當朝首輔，可她比公孫幸運多了，與皇上成了神仙眷侶。

他總認為，鍾世珍能夠移魂重生，說不準公孫亦然，然而就算想尋她，也不知該從何尋起。況且，若她還活著，她必定會來尋他，但，至今毫無信息。

為何當初的他會恁地有自信，認為在自己的羽翼下定能護她周全？他懊惱不已、悔恨不已，直到五年後的現在，他都從未宣洩過這份怨。

因為，他還在等待。他必須等待，除了等待，他已經不知道自己還能做什麼。

宇文恭側躺在樹屋裡，面無表情地看著樹屋口，直到晨光熹微，隱約的光影在他臉上勾勒出立體奪目的五官，那雙深邃黑眸卻像是沉入晨曦照映不到的黑暗中，終年冰封。

「大人。」

驀地，底下傳來隨從奉化的呼喚聲，宇文恭動也不動，直到來人又道——

「時候差不多了，幾位老爺大人也都到了。」

宇文恭閉了閉眼，懶懶起身，「知道了。」

三月初三是宇文家的祭祖大日，他在父親去世後便繼承了族長之位，每年皆由他

主持祭祖，唯有這時候皇上才會允他離京回鄉，而他也僅在此時此地，才允許自己盡情思念。

然而，愈是思念，他的心愈是空蕩蕩，空得教他什麼都不願想，連動都不想動。倚在樹屋口，他知道他該前往宗祠，可是身心卻疲憊得無法動彈，直到奉化又開口——

「大人。」

「知道了。」低啞嗓音是毫不掩飾的不耐。

整了整裝束，他自樹屋一躍而下，在這白霧瀰漫的花林裡，彷彿謫仙降臨，俊美無儔。

他舉步走在前方，走了幾步，感覺背後有道視線，他驀地回首望去，卻只見白霧依舊徜徉在花林間，不見任何人影。

「大人？」奉化疑惑地啟口問著。

「沒事。」宇文恭淡聲道，神色未變地繼續往前走。

直到人影被白霧掩沒，才有抹淺紫色的身影從花林間走出，駐足許久。

華燈初上的卞下府衙，通往內堂小徑的燈全數點上，燈燦如畫，卞下知府應容已領著一干衙役在衙門前恭候多時，直到看見一輛馬車停下，他連忙迎上前。

「大人。」應容噙著笑意迎接貴客，眉眼間無一絲逢迎拍馬。

「得了，這聲大人喊得我頭皮都發麻了，我是不是也得喊你一聲知府大人？」宇文恭沒好氣地道。

宇文恭的母親出自卞下望族應家，與應容是極親近的表兄弟，常有往來，要說親如手足也不為過。

「這是做給後頭的衙役瞧的。」

「你沒事幹啥擺這陣仗？」宇文恭朝他身後望去，一臉無奈。

每回回鄉祭祖，他總是低調前往，哪怕與應容一聚也不會挑在衙門裡，偏偏今兒個衙門有不少雜事，讓應容忙得走不開身，他只好親自往衙門走一趟。

「鎮國大將軍到，再怎樣也得有個樣子。」應容煞有其事地道：「裡頭請吧，我已經差人擺席，咱們今兒個不醉不歸。」

兩人雖是表兄弟，面貌卻無半點相似。應容是個文人，形如松柏，面如白玉，總是噙著教人如沐春風的笑；宇文恭是個武將，一身紫綢映襯他俊拔的身形，五官立體奪目，猶如旭日般張揚的氣質，嘴角總是噙著幾分玩世不恭的笑，然武將終究是武將，那雙深邃的魅眸裡藏著殺伐冷冽，哪怕噙笑亦讓人不敢輕易靠近。

「你明日不用辦差了？」

「唉，你一年不就回鄉一趟，總督大人都為你關上衙門了，我要是比照辦理，相信總督大人也不會介懷，皇上更是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」應容朝他促狹笑著。

「誰讓咱們是皇親國戚呢？」

「你有本事將這話說到皇上面前去。」宇文恭失笑，與他併肩踏進後堂裡。

「有什麼問題？改日皇上要是召我回京，我就跟他說說。」

「等你幹了件大事，皇上就會召你了。」宇文恭語帶挑釁地道，掀袍入席。

當今皇上闡示廷已逝的母妃是宇文恭的姨母、應容的姑母，然而應家的勢力不在京城，而是在卞下一帶。應家人聰明，在應家女成了寵妃後，年事已高的便致仕歸鄉，年輕一輩則是自請下放地方，從此應家退出京城鬥爭，在地方上反倒經營得有聲有色。

應家長輩確實有先見，正因為如此，當年逃過了一波朝堂清算，雖說眼前品秩最高的是應容這個二品知府，但也足夠了。畢竟，命要是留不住，手握權勢又有何用？

「嘖，你的意思是說我不敢違背祖父立下的祖訓？」應容啐了聲，替彼此都斟上了杯酒。

「橫豎應家現在是你當家作主，你想怎麼著，誰會擋呢？到京城也不錯，多個人和我作伴，沒什麼不好。」宇文恭慵懶地舉杯敬他。

當初皇上為自保發動宮變，拿下前皇，早已經肅清了宮中黨派，朝中現在可是一片清朗，無人敢結黨營私，應家如此耿直的官員要是肯回京，對皇上而言也是個好消息。

應容擱下酒壺，脫口道：「怎麼，公孫不是已經找著了也回京復職了，敢情他離開幾年就跟你生分了？」

公孫令他也是識得的，話說五年前公孫令猶如犯太歲般，先是誤喝毒酒險些一命嗚呼，而同一年助當今聖上登基後就跌進浴佛河，整整失蹤了三年。

兩年前人找著了，且關於他和皇上的傳言從京城延燒到卞下，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，反正本朝不禁男風，再者皇上都有兩名子嗣了，皇上要是堅持不選秀，大臣們又能如何，死諫不成？

宇文恭幾不可察地哼笑了聲：「她現在眼裡只有皇上，哪記得我？」

在旁人眼裡，公孫回來了，可也與皇上都清楚，回來的只是軀體，裡頭的魂魄是不同的，早在公孫喝下那杯毒酒後，她就不存在了。

「所以今年他也沒與你一道回宇文家的宗祠？」

宇文恭還沒吭聲，便聽見堂側通道傳來一道女聲——

「公孫今年也沒來？大人今年來晚了，原以為是因為帶著公孫呢。」清脆嗓音像是失望極了。

「昭華，妳怎麼也在？」話是問著應昭華，眼角卻是瞅著應容。

應昭華是應容的嫡妹，六年前就出閣了，雖說已經是出閣婦人，但如此張揚與他碰面，仍是有點不妥。

應容面有難色，尚未啟口，應昭華已經自動自發地入席。「我就不能來？」她一身素白，臉上脂粉未施，就連根釵飾皆不見，然依舊難掩她天生的柔媚。

「妳都坐下了，難不成我還能趕妳？」宇文恭沒好氣地道。

「真可惜，原以為能見到公孫的，要是能見到她，我也無憾了。」應昭華桃色唇瓣一噘，媚人風情盡現，卻無一絲勾誘之意。

「說那什麼話，想見她還難嗎？改日進京一趟就成。」宇文恭呷了口酒，淡睨她一眼。當年，只要回卞下，他們都是四人湊在一塊，昭華對公孫是懷抱著情愫的，可惜，身為女兒身的公孫自然不可能回應她。

舅舅待昭華一及笄，便將她嫁給了漕運總督府底下的糧庫管事王情，聽說婚後兩人的日子倒也和美靜好，只是事關公孫，昭華總是要問上兩句。

「那可不成，我得要替亡夫服喪三年。」應昭華幽幽地道。

宇文恭愣了下，還沒問出口，便聽應容嗓音淡淡地解釋著——

「王情去年七月在街上捲入一起打架滋事的事件，莫名被打死了。」

聽完，宇文恭眉頭不由微攢起。「怎會……」

話未盡，外頭突地傳來嘈雜聲，隱約聽見有人被擋在外頭，而後便見一名衙役大步踏進內堂，附在應容耳邊說話。

應容擺了擺手，衙役隨即快步離去，「你們倆先聊一會，外頭有點事，我去去就來。」話落，朝宇文恭微頷首，他便朝外頭走去。

驀地，內堂靜了下來，宇文恭思索了下，才道：「節哀順變。」雖說卞下一帶的治安向來不錯，但街頭鬧事屬突發偶然，就算細查大抵也查不出個所以然。

應昭華斂眼笑了笑。「都過幾個月了，已經習慣了。」

宇文恭細細打量她，這才發現她一身樸素是在為亡夫服喪。本朝律例並無要求替亡夫亡妻服喪，是坊間情深的夫妻才會這麼做，若她對亡夫毫無夫妻之情，又何必為他服喪？既為他服喪，臉上的風輕雲淡倒顯得壓抑了。

看著她，他有種看著自己的錯覺。

宇文恭沒再開口勸慰，只是親手替她斟了一杯酒，便獨自淺呷了起來。

應昭華瞅他一眼，笑柔了眉眼。「服喪酒不能喝。」

「誰說的？」

應昭華微揚起秀眉，想了想，舉杯敬他，道：「所以當初公孫失蹤時，你才會喝得酩酊大醉？」

「說哪去了？」

應昭華聳了聳肩，逕自挾著菜吃，狀似隨口提起，「說來也怪，當初公孫與尚未登基的皇上分明水火不容，後來怎會助皇上宮變坐上皇位，又搞得自個兒掉進浴佛河失蹤了三年？如今人回來了，竟與皇上傳出了各種流言……表哥，這是怎麼回事？」

宇文恭呷著酒沒吭聲。昭華說得沒錯，當時的公孫與現今的皇上、當時的雒王爺是水火不容的，公孫可說是先皇的打手，幾次欲置雒王於死地，這點當初他也很疑惑，不懂她的恨意是從何而來。

直到五年前她在縱花樓遭同僚毒死，被鍾世珍取而代之，才意外揭曉兩人之間的仇恨是被人刻意挑撥而起的，有人惡意在他倆的酒裡下藥，讓公孫的清白毀於雒王爺之手，也因此教公孫處心積慮置他於死地。

這些往事，每每想起總教他痛徹心扉。他明明是離公孫最近的人，一直是她最信任的人，她卻什麼都沒告訴他，獨自吞下苦楚，甚至香消玉殞離世。

應昭華壓根沒察覺他眉眼間陰暗了下來，邊用膳邊問著，一副閒話家常的口吻，「公孫就這樣被皇上給搶走了，你心裡壓根不惱？」

宇文恭頓了下，朝她望去，就見她噙笑的眉眼像是帶了幾分尋釁，彷彿她知曉公孫是女兒身。「妳……」

話未問出口，應容已經走進內堂，「怎地，說什麼私話了？」

宇文恭沒再繼續，轉了話題便道：「哪有什麼私話？倒是衙門外頭有人要申冤還是怎地？要是有事忙，儘管去，別誤了正經事。」

「哪來的正經事，不過是卞下的富戶不知從哪得知你來了，想過來攀附罷了，我已經差人打發走了。」

「肯定是你在衙門口擺那陣仗把人給吸引來的。」宇文恭涼涼的說。

「哪可能你前腳才進衙門，那傢伙後腳就跟進了？一定是你自己。」

「是說，富商找我攀關係實在愚蠢，我又不經手軍需和戶部，攀上我也沒什麼用處。」

「那可不，那位傅老闆手底買賣的全都是造船零件，你這個鎮國大將軍又是水師總督，每年總要經手船隻修繕和汰換，他找上你剛好而已。」應容好心地提醒他，

「依我看，今兒個就在衙門裡睡吧，省得你一踏進衙門就被人堵住，畢竟是休沐，你也不想被煩事纏上吧？」

「就這麼著。」話落，宇文恭不由地瞅了應昭華一眼，心想，下回要是有機會再找她問清楚，確定她是不是真知道公孫的女兒身，又是如何得知的。

儘管一點意義皆無，但要是能有個人陪他思念，倒也不錯。

卞下城城東傅宅。

傅祥回家後，將大帳房和唯一的獨子傅曉給找來，他們關起門來密談了好一會，房門才終於又打開，只見一名女子蓮步輕移地走出，狀似弱柳扶風，秀容豔冠群倫，尤其是那雙狐媚的勾魂眼，帶了股慵懶氣質，可惜此刻眸底只有不耐。

「迎春。」女子輕喚著。

一抹纖瘦的身影慢而徐地從園子踏上走廊，身姿端正高雅，面貌姣好秀麗，可惜是個面癱，讓人讀不出半點思緒。「卓娘子。」她態度恭敬卻不卑微地喊著。

「一會回院裡，讓人給我備熱水。」卓韵雅說著，朝自個兒的院落款款而去。

跟著人回到碧羅院，迎春差了小丫鬟準備熱水，又低聲問：「卓娘子，是否要備上些許糕點當夜宵？」

迎春的主子是傅家的大帳房，姓卓，人都喊她卓娘子，以往她與傅祥議事後，總是會差人備點夜宵，挑燈查帳。

「不了，這事我不想管。」

卓韵雅懶懶地倚在貴妃椅上，漂亮的水眸像是最上等的琉璃，直瞅著迎春，好似等著她追問，可惜迎春不但面癱還相當寡言，對旁人的事一點興趣都沒有。

她忍不住嘆氣，當年自己怎會救了這麼個死氣沉沉的小姑娘？許是經歷生死關頭

才變了個樣也說不定。

等了半晌，迎春還是規規矩矩地站在她身旁，卓韵雅終究還是主動開口了。「今兒個聽說京城來了個貴人，老爺上衙門使了銀子也沒能見到人，反倒教應知府趕了回來，如今正忖著明兒個怎麼去堵人。」

說完，見迎春那雙應該秀美惹人憐愛的眸子，依然透著銳利老成的神色，卓韵雅更是連嘆三聲——一點反應都不給人，要她怎麼往下說？

最終，她也只能繼續自言自語了，誰讓她有個不愛搭理人的丫鬟？

「橫豎傅老爺的意思是打算跟貴人告狀，將漕運總督那頭的事給捅出來。」商人嘛，無官不富，傅祥是專做船廠生意的，當然傍上了漕運總督那條線，可眼前傅祥手上的礦山出了問題，漕運總督無意相助便罷了，竟還私吞他的礦山，斷了他的生路，眼見生計都要出問題，自然鋌而走險拚前程。

「會出事的。」迎春淡聲道。

卓韵雅秀致的柳眉微挑，唇角多了分興味，「你這丫頭倒是和我看法一致，無奈傅老爺不聽我的勸。」

「該救嗎？」

卓韵雅托著腮打量她半晌，「救得成嗎？」

「可以一試。」

「會傷到你嗎？」

「無法確定。」

「……你多說幾個字很難嗎？」她們主僕倆說話非得這般言簡意賅？

「不難。」

明明很難啊……這丫頭寡言老成又面癱，卻有一身好武藝，要不是有一回上街遭人調戲得她救助，自己還不知道這小姑娘這般了得，文武皆難不了她，真是個耐人尋味的小姑娘。

瞧她的舉措應對可知她出身高門大戶，偏偏她的舉止又像足男人；她的面貌令人見猶憐，但半點表情都不給，像是身體活著只死了一張臉，教她極想探究她究竟出身何處。

可惜當初救醒她時，她已將前塵往事都忘了。

唉，其實自己要的也不多，不過是期盼她話多一點，可她連這丁點冀望都摠死了呢，太壞了。

張眼的瞬間，宇文恭狠皺起眉頭，伸手揉著額際，暗罵應容的酒量一年比一年見長，灌得他難得宿醉。

難受地坐起身，門板適巧被推開，他瞧也沒瞧一眼，光從足音就知道來者是誰。

「大人可要漱洗了？」奉化端著一盆水進房問著。

「先擱著吧。」

瞧他揉著額際，奉化不由道：「大人，小的上廚房讓人煮點解酒湯好了。」

宇文恭側眼望去，「應容沒有宿醉？」要不，肯定也會替他備上一份，哪裡還需要另外吩咐。

「應大人看似無礙，一早就有人上衙門，應大人聽完後便急著出門了。」

「城裡出事了？」

「小的隱約聽見好似昨晚求見的商戶出事了。」

「喔？」宇文恭垂斂的長睫在眼下形成一片陰影，教人讀不出思緒。

奉化在旁站了會，見他無意追問那商戶之事，便道：「大人，解酒湯……」

「不了，你去打探一下那商戶家住何方。」

奉化將疑問嚥下，隨即離去，待他回房時，宇文恭已經洗漱好，換上一襲暗紫色繡銀邊錦袍。

「打探得如何？」宇文恭懶聲問著。

「那位商戶家在城東三巷，聽說那位商戶昨晚被殺了。」奉化隨即將剛打聽到的消息道出。

宇文恭聽完，眉眼不抬地問：「死了？」

「已經死了，主屋還遭人放火，幸虧滅得快，否則牽扯進去的恐怕不只一條人命。」跟在主子身邊十年有餘，可有時仍摸不清主子的想法，搞不懂他怎會無端對這事有興趣，明明八竿子打不著。想了下，他還是問了較重要的事。「大人要不要先用膳？」

宇文恭攤了攤衣袍，大步朝外走去，「走了。」

「是。」奉化這點眼色還是有的，儘管不清楚主子怎會對商戶遇劫一事上心，但主子往哪，他便往哪。

穿過卞下城熱鬧的市集朝城東而去，遠遠便瞧見有衙役在城東巷弄裡走動，宇文恭隨意問了衙役，在衙役的指引之下來到了傅家，人都還沒踏進看似頗富麗堂皇的宅子，便見應容正要踏出大門。

「大人怎麼來了？」應容詫異的問。

「閒著也是閒著，聽你壓根沒宿醉，一早又忙著辦差，所以就過來瞧瞧了。」從大門往裡望去，穿堂後是塊雨花石插屏，兩頭遊廊通往主屋，門面看起來沒什麼損傷，但站在這兒都能聞到大火燒過的焦味，瞧見後頭傾圮的屋舍。

「大人正值休沐，這點煩人事下官能打理。」應容端著肅容，畢竟這兒有喪，總不好打科插諱。

宇文恭微瞇著眼，唇角習慣性地微勾著。「橫豎我閒著也是閒著，不如跟我說說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」

聽這話意，知曉宇文恭有心插手，應容乾脆領著他回頭進宅子裡。「昨兒個約莫二更天時，守門的小廝瞧見黑煙，跑到主屋一瞧，見主屋的左次間已經冒火，趕忙叫醒未當值的下人打火，打火時傅祥的兒子傅曉衝進火場將他救了出來，卻發現傅祥已經身亡，身上中了數刀，是被人行兇在前，放火在後。」

宅子裡不少下人穿梭在主屋裡裡外外，像是在整理收拾著屋裡的物品，個個神色頹靡。

「在事發之前，守門的小廝壓根沒察覺不對勁？」宇文恭淡聲問著。

「問過了，直說什麼都不知道，看起來不像假的。」

宇文恭打量著燒得半毀的主屋，大火燒垮了明堂和左次間和左梢間，右次間也多少受到波及。「這倒奇了。」他突道。

「怎說？」

「殺了人為何還要縱火？」目的達到了，為何多此一舉？

「這也難說，許是為了滅除己身蹤跡，又或者是趁亂逃出。」

「潛進來時無人察覺，逃出時還怕逃不了嗎，又何必滅除什麼蹤跡？」宇文恭說著，骨節分明的長指指著主屋。「昨晚無風，小廝說見到濃煙就開始打火，可火卻依舊延燒四間房，那就代表起火點並非只有一處，而是至少三處。」

「喔？」應容一副願聞其詳的表情。

「一個打算滅除己身蹤跡又或者是趁亂逃出之人，還會慢悠悠地縱火？」

應容聽完，瞧他的目光越發敬仰了。「看來大人比當年在大理寺時更勝一籌了。」當年宇文恭以束髮之齡奪文武狀元，先皇便將他發派到大理寺去查弊案，學的不只是如何審理、刑罰，還有怎樣抽絲剝繭，就連驗屍都難不倒他，他雖早已離開大理寺多年，現在掌握著京衛和二十萬水師，卻犀利敏銳更勝早年。

宇文恭睨他一眼，要笑不笑。「這般誇我，可我依舊記恨你昨晚灌醉我。」

「要不趕緊破了這案子，回去我再讓你灌上一夜。」應容討好地說。

「不了，我暫時不想喝酒。」他頭還疼著，光聽到酒就更疼。收斂笑鬧的心神，正要說些什麼，卻感覺身後有道視線，一如他前幾日在宗祠時感受到的。他狀似欲跟應容交談而倚近他一些，卻驀地回頭望去，眼神對上一位姑娘。

那姑娘生得花容月貌，正神色平淡地注視著他，哪怕與他對上眼，也依舊沒轉開，就站在那兒，杏眼眨也不眨地望著他。

是誰？

第二章 接二連三的命案

應容順著他的目光望去，瞧了那小姑娘一眼，又不著痕跡地睨了下他，壓低聲音道：「大人這是怎麼者？」

「她是誰？」宇文恭淡聲道。

應容微揚濃眉，好笑道：「瞧那身裝束，應是傅家的丫鬟。」

「一個丫鬟出現在這兒，不覺古怪？」畢竟主屋這頭全是粗活，進進出出的自然都是小廝雜役，一個丫鬟無事竄到這兒做什麼？

「傅家女眷不少，許是主子派到這兒打探消息的。」應容壓根不以為忤。

宇文恭也認為應容說得極有理，可這小丫鬟平淡又銳利的眼神實在不像這年紀該有的。

對視一會後，迎春朝他微頷首，便往小徑另一頭走去，宇文恭見狀，不禁微瞇起眼。

「又怎了？該不會是瞧上小姑娘了？」應容打趣道：「要不要我幫你？」

「屋裡的人可有清查過？」宇文恭突道。

「傅少爺正在清查。」

「最好查個詳實，這事怎麼看都覺得不單純。」收斂心思，他若有所思地瞅著主屋。「依我看，兇手是為了屋子裡的某些東西而來，縱火便是要將其燒毀，恐怕得從傅祥往來的商賈著手調查，看是不是與人結怨，或是與屋裡人相關。」

應容揚高濃眉，一臉好笑地道：「屋裡人怎可能？一屋子女眷可是都仰他鼻息，對他動手豈不是毀了自己的下半生？」

「又有誰知道屋裡的女眷不是他人眼線？」

「……這倒是。」官場如此，商場上亦可能如此。應容吶吶應了聲，又道：「不會是方才那小丫鬟教你有所聯想吧。」

「差人盯著她，她可是練家子。」

「咦？」那個小丫鬟？！

「而且她身上有血腥味。」一個小丫鬟處在殺人現場，光臉上無一絲驚懼，就足以教人起疑心，更遑論她身上隱在藥味下的血腥味呢？

碧羅院裡，卓韻雅一見迎春回來，懶聲問：「狀況如何？」

「主屋毀了六七成。」

「官爺呢？」

「除了知府大人還有京裡的貴人。」

卓韻雅微偏著臉。「妳怎會知道那是京裡的貴人？」

「他與知府大人相談甚歡。」

因為昨晚有貴人上了府衙，這會就能認定知府旁的那位便是京裡的貴人？是頗有道理，但是一—

「多說點話真的不成嗎？」卓韻雅的院落就迎春這麼一個大丫鬟，卻成天像個啞巴，真是無趣極了。

「……傷疼。」迎春淡道。

卓韻雅趕忙將她拉到榻邊坐下。「就跟妳說要找大夫，妳不肯，是不是更腫痛了？我瞧瞧。」說著，已經動手扯她衣襟的繩結。

豈料迎春動作飛快地起身退後幾步，留下卓韻雅的手還抬在半空中，「不是傷疼？跑得挺快的嘛。」狗要是養了一年也會生有情分，被摸摸頭撓撓下巴肯定很樂意，哪像她，壓根不親近她。

可回頭一想，她那傷還是為自己挨的，看來也不是半分情分皆無，要不是自己不小心弄出聲響教她分了神，她也不至於挨上一劍。說真的，迎春的武功底子比她想像得好，身世更是教她好奇極了，可惜迎春什麼都想不起來，就連迎春這個名字還是她替她取的。

「卓娘子不打算讓大爺知曉昨晚的情況？」迎春轉了話題問。

「不了，不想節外生枝。」

「如此一來，恐怕今晚……」

「要不想個法子離開這兒好了。」

「不妥，方才京裡的貴人發話，要知府詳查傅宅所有人，妳要是這當頭離開，反倒有了嫌疑，況且在外也諸多不便。」她所謂的諸多不便是指卓韵雅這張禍水豔容，走到哪都容易惹是非。

「唉，都怪傅老爺不好，沒事打著告狀的心思做什麼，瞧，這不就出事了？還連累我。」卓韵雅就連抱怨都是軟綿綿的，也不像多認真。

「卓娘子。」門外傳來男子的聲音，小心翼翼的，像是不打算驚動任何人。

「大爺有何事？」卓韵雅依舊動也不動地倚在榻上。

「卓娘子，知府大人說要詳查府裡所有人，不知卓娘子……」

「府裡遇上這麼大的事，我現在嚇得心神不寧，站都站不起來。」

那嗓音虛弱無力，要不是迎春親眼見她氣色紅潤，還真會被騙過。

「那卓娘子在房裡休息吧，讓迎春與我走一趟。」

卓韵雅看了迎春一眼，便見她朝房門走去，但在她開門之際，卓韵雅又道：「大爺，在老爺去世的當頭，照理我不該這麼說，但為了傅家好，還請大爺盡其可能大事化小，避免滅門之禍。」

迎春不由回頭看她一眼，心裡忖度，她擔心的到底是傅家遭滅門之禍，還是她不願與官爺對上？待在傅宅的這一年，她與卓韵雅看似親近，實則彼此防備，尤其卓韵雅不願讓任何人知曉昨晚發生的真實情況，教人不禁懷疑她究竟是何身分，為何寧可吃悶虧也不願向官府求救。

但，她既是這麼打算，她便照辦，再有人夜襲，她是絕不會大意輕敵。

打開門，迎春大步離去。

卓韵雅看著她離去的背影，忍不住又嘆氣了。

腳步能不能邁得小一點呀，明明就是個花般的小姑娘。

迎春排在一群下人身後，依序往前，由傅宅管事一一向知府大人交代身家底細。暮春的天候已開始熱了，因為前進的速度不快，等候的人不免都汗流浹背，迎春卻一滴汗也沒流，始終面無表情地直視前方，看著坐在亭內的應容和宇文恭。

約莫等了三刻鐘後，終於輪到她了。

管事正要開口，傅曉就主動走過來交代她的身分籍貫，「這位是迎春，是傅家大帳房卓娘子身邊的大丫鬟，她是大帳房帶進府的，兩人籍貫都在鄖縣，都進府一年了。」說著，順便將卓娘子的身分背景輕描淡寫帶過。

宇文恭直瞅著目光平視、神色自若的丫鬟，怎麼看都覺得不尋常，垂睫思索了下，問：「大帳房身邊跟個丫鬟？」

「回大人的話，大帳房是個寡婦，原本是鄖縣商婦，後來夫死離開鄖縣，因擅長帳務，所以家父便將她留下。」傅曉像是早有準備，將他爹曾告訴他的說詞道出。其實他不信卓娘子只是個普通商婦，一個商婦不可能如此清楚商道，不但能作帳更能夠告訴父親去何處尋人脈，甚至拉攏商賈。

不過他並不在意卓娘子到底是什麼身分，橫豎只要能替傅家帶來商機，尤其能在

父親猝逝後扶持他振興家業便夠。

「既是大帳房，所以帳冊都在她那兒？」宇文恭之所以這麼問，一般商戶遇劫約莫是商場上分利不均導致殺意襲擊，帳冊向來是極關鍵之物。

「回大人的話，帳冊擱在家父的書房，也就是被燒得面目全非的次間。」

應容看了宇文恭一眼，像是在告訴他，這確實應證了他一開始的臆測——兇手之所以縱火是為了燒毀重要之物，燒毀帳冊之舉幾乎可以直指是商場齷齪，恐怕得要朝往來商賈下手。

宇文恭不置可否地揚起眉，「今年多大了？」他問的同時，已經起身走向亭外。

傅曉聞言，一時不知該如何回應，然一下子他就明白宇文恭並非要他回答。

「本官在問話還不回話？」宇文恭俊拔身形就立在迎春面前。

還坐在亭內的應容托著腮，有些興味地瞅著他的背影，懷疑他根本瞧上這特別的丫鬟了。

迎春聞言，有些費勁地揚起臉，「十五。」

「本官讓妳抬頭了？」他垂斂長睫，滿面冰霜，居高臨下的氣勢更是讓他給人一股壓迫感。

迎春神色不變，緩緩地垂下臉。

一旁的傅曉不解這位京裡來的貴人怎會針對起迎春，本不想插手，可她是卓娘子的人，他只得硬著頭皮道：「大人，迎春不懂規矩，小的會立刻讓管事將她帶下好生教訓。」說著，擺手要管事將她押下。

宇文恭淡淡瞅著，不著痕跡往她移動的腳下一拐，想要藉此引她挪身閃避，以她有武功底子為嫌將她押下，豈料她竟著了他的道，壓根沒閃沒避，眼看著要往青石地面撲去，他長臂一撈，將她摟進懷裡，隨即又將她推開兩步遠。

「連好生走路都不會？」他道。

迎春瞪著青石地，胸口微微起伏著。分明是他拐了她的腳，如今倒成她的錯了？

「連話都不會說了？」他又道，蓄意激怒她，哪怕心裡已存疑。

方才扯進懷裡的小丫鬟骨架纖細，就像尋常的小姑娘，要說是長年習武的練家子實在是太過，可她行動的方式和沉穩的應對，怎可能是個才及笄的姑娘會有的？

迎春咬著牙道：「謝大人教訓。」

宇文恭驀地睜起眼，這說話的口吻熟悉得緊，尤其那咬著牙吐出的氣音，像是按捺著怒氣擠出，就像……

「大人，下官瞧後頭的人排得挺長的，要不咱們先將這些人都看過再說？」應容起身打圓場。

雖然宇文恭認定小丫鬟不單純，可他不作此想，甚至暗暗懷疑他是上心了才如此，不過這事好辦，一個小丫鬟而已，傅家又不是給不起。

宇文恭擺了擺手，傅曉鬆了口氣，輕扯著迎春的袖子要她趕緊離開。

迎春吸了口氣，往右手邊的小徑而去，走了幾步，緩緩回頭，方巧對上宇文恭依舊緊盯著她的目光，她撇撇唇無聲說話，儘管面無表情，但宇文恭卻看出了她的尋釁和嘲諷。

這是怎麼著？誰家的丫鬟如此膽大包天了？她方才的嘴型到底說了什麼？

濤風閣，卞下城城南卞江畔的銷金窩，掌燈時分，外頭車水馬龍，擠得水洩不通，而一樓大廳裡人聲嘈雜，花娘迎來送往，到處歡騰不休。

宇文恭倚在窗台上，瞅著被燈火映亮的卞江，波光隨著燈火照映，瀲灔搖曳，卻拂不去鏤刻在他腦海裡的那張臉。

那張剛長開的小姑娘臉蛋，秀眉杏眼，是個小美人胚子，然而毫無表情的面容猶如木偶般，讓人揣測不出她的性子，但他隱約感受得到那張面癱臉底下藏的譏刺，還有那一身傲慢氣勢——一個長在鄆縣的小丫鬟，怎可能養出如此氣勢？尤其那日她的嘴型吐出了三個字，末字像是鬼……是罵他什麼鬼嗎？

真是個大膽的小姑娘……

「在想什麼？」

身後傳來低沉醇厚的嗓音，宇文恭頭還未回，來者已經搭上他的肩，一張玉白的俊臉就湊了過來。

「……嵇韜，你就非得靠這麼近？」宇文恭沒好氣地將他的臉推開。

「咱們多久不見，你就非得這般冷淡？」嵇韜佯裝一臉痛心，頗有幾分下堂婦責罵薄涼夫的味道。

宇文恭嘴角抽了兩下。「這麼愛演，怎麼不弄個戲班子玩玩？」

「唉，這人生如戲，戲如人生，活得那般正經，日子該怎麼過？」嵇韜笑了笑，帶著幾分玩世不恭的味道，又往他肩上一搭。「都回來卞下幾天了，直到今兒個才能見上你一面，咱們今晚定要喝個不醉不歸。」說著就要敬酒，卻發覺矮几上擋的竟是茶水，再往宇文恭杯中物一瞥，「今晚這般有雅興，喝起茶了？」

「我決定今年不要再聽見不醉不歸這四個字。」那天被應容灌醉，教他足足頭疼了三天，讓他決定短期間內不再呷酒。

嵇韜也不以為意，提著茶壺拎著茶杯就坐在窗台邊上。「被應容灌酒灌得教你決定禁酒了？」

「你也知曉他酒量好？」

「聽人說過。」他淡道。

宇文恭睨他一眼，「怎麼，這些日子你們沒聚一聚？」

嵇韜是他在大理寺時的同僚，後來被調到卞下，如今官拜卞下按察使兼兵備道副史，經他介紹，與應容也頗為熟識，以往他回卞下時，大多會與他和應容相聚。仔細想想，這兩三年，三人聚在一塊的次數似乎寥寥無幾。

「不提他，倒是你方才在想什麼，想得那般出神，連我踏進房裡都沒發覺。」

「一個小丫鬟。」

嘆的一聲，嵇韜噴出的茶水險些濺到他身上。

宇文恭涼涼的瞅了自己的靴子一眼。「瞧我不順眼也犯不著使賤招。」

「你何時開竅了？莫不是因為公孫移情別戀，所以你自暴自棄了？」嵇韜連連追

問，捶胸頓足。

宇文恭閉了閉眼，覺得他這老友實在是一年比一年還跳脫，完全跟不上他的思緒。「一個小丫鬟罷了，你說到哪去了？」

「小丫鬟多小，及笄了嗎？你年紀不小了，要是挑個小的，恐怕得要過兩年才好生產，等到你孩子……」話未完，嵇韜的嘴就被一塊綠豆糕塞住，只能咿嗚出聲，最終含怨瞪他。

要知道，他是關心他啊，他倆同齡，自己兒子今年都十歲了，他至今卻還是孤家寡人，上頭沒長輩替他張羅，皇上也沒打算替他指婚，自己這不是為他心急來著？犯得著用這法子塞他的嘴嗎？他不吃甜！

嵇韜悻悻然地拿出綠豆糕，指著他道：「你也別嫌我話癆，當初有長眼的都看得出你對公孫情有獨鍾，現在好了，公孫都已經跟了皇上，你就該死了這條心。你若心裡真不暢快，一會哥哥我帶你到小倌館開開眼界，省得悶壞自己。」

宇文恭連話都懶得搭了，起身就要走。

嵇韜連忙將他拉住。「好，既然你現在看上了個小丫鬟，意味著你已經沒了龍陽癖好，你倒是說說是誰家的小丫鬟，哥幫你處理，還是你要在這找人處理也成。」宇文恭眼皮子抽著，嘆了長長一口氣，「三天前城東傅家發生了命案，我懷疑命案不單純，而那小丫鬟給人的感覺不似普通丫鬟，我懷疑她或許跟案件有關係……你的腦袋就不能裝點其他事嗎？」

嵇韜不怎麼採信他的說法，拉著他回位子坐下。「你說的命案我不知情，可一個小丫鬟能跟命案牽扯上什麼關係？又能不普通到哪裡去？還是你已經掌握了證據？可話說回來，這關你什麼事，你一個鎮國大將軍蹚什麼渾水，何況你還在休沐。」

「是不關我的事，可不知怎地就是覺得不單純。」因為在事發前，死者企圖進府衙見他。天底下巧合何其多，這種巧合就是教人介懷，恰巧正值休沐有時間，否則他何苦將這事攬在身上。更何況這裡不是他的地頭，他確實管得寬了些。

「哪兒不單純？」嵇韜托著腮，好整以暇地等他解說。

宇文恭沉吟了下，話還未出口，便聽見敲門聲，同時還響起了鵠娘的聲音，他不由睨了嵇韜一眼，懷疑他要了花娘作陪，誰讓這地方是嵇韜約的。

嵇韜立刻就看穿他的懷疑，用力地搖著頭，又聽外頭的鵠娘道——

「不知道兩位大人見不見李三才大人？」

李三才？宇文恭丟了個詢問的眼神過去。

嵇韜啐了聲，不耐地道：「李三才，你儘管盡興去。」

「下官知道了。」外頭的聲音有些遺憾卻又像是意料之中。

不一會，腳步聲離開了，嵇韜才低聲罵道：「怪了，我沒跟人說你在這兒，怎麼他就知道了？」鵠娘方才的問話必定是李三才要她問的，畢竟鵠娘也不曉得與他約在此地的人到底是誰，哪怕年年約在這兒，可他從沒對外張揚過，還是說，早有人盯著他們了？

宇文恭微揚濃眉，總覺得今年的卞下有種他說不出的氛圍，明明大夥還是如過去

一樣，但就是有那麼丁點不對勁，「李三才是誰？」

「李三才是龍太衛指揮使，雖不隸屬五軍都督府管，但他若知道你在這兒，必定也會想要打聲招呼，給你這位鎮國大將軍留點印象。」

「龍太衛屬漕衛，那是漕運總督府管的，許是他從我七叔那兒知道我回卞下了，我回來總會跟你見面，又年年相約，稍一打聽推敲就猜出來了。」這麼一想似乎就合理了。

宇文恭口中的七叔，便是卞上、卞下兩省總督兼漕運總督宇文散。

「天曉得？」嵇韜明顯對這事沒興趣，追著先前的話題問：「你還沒說那小丫鬟到底哪裡不單純。」

宇文恭垂斂了長睫，思索了下，乾脆當個話題與他閒聊，橫豎長夜漫漫，他孤枕難眠，打發時間也好。

大略將經過說完，宇文恭逕自品茗，目光依舊落在窗外。

嵇韜沉吟了會，才道：「子規，可我聽你這麼說，倒也不覺得有何處古怪，畢竟商戶家中大抵會養些護院，要是養些懂武的小丫鬟就近保護女眷也挺尋常的。」

宇文恭懶懶地睨他一眼，黑眸噙著股冷意。

「唉，這般小氣，一個表字都不肯讓人喊。」嵇韜清楚宇文恭的表字是只給公孫令喚的，誰讓這表字是公孫令取的？「橫豎就你方才說的，我覺得一個懂武的丫頭並不特別，在商戶裡算是尋常的。」

「要只是懂武確實沒什麼大不了，可問題是她的眼神和氣度，那股沉著冷靜會是個才及笄的丫頭能有的？」這話含在嘴裡倒像是在喃喃自問了。

一個武藝再高超之人，要是沒有魄力和膽量，也不過是花拳繡腿，可她不一樣，她渾身散發的氣勢就是從刀口舔血的日子過來的，那股冷沉近乎殘虐的氣息怎會是個尋常商戶丫鬟？

「這般了得？要是下回有機會，你帶我瞧瞧。」嵇韜聽他這麼一說，簡直迫不及待想會會那名丫鬟了。

宇文恭沒吭聲，目光一直落在窗外的卞江畔，直到餘光有抹身影掠過，他往車水馬龍的街上望去，定在一抹於人潮裡竄動的人身上——是她！

他早先讓奉化跟著她，然而她後頭卻未見到奉化的身影。

宇文恭微瞇眼，忖度一個丫鬟怎會出現在青樓外頭？瞧方才行進的方向，像是從青樓走到街上，她一個丫鬟進青樓做什麼？

正想著，驀地聽見走廊傳來姑娘家的尖喊聲，隨即有人喊道——

「殺人了，有人被殺了！」

宇文恭眉頭微攏，疑惑卞下這一帶的治安究竟何時變得這般差，他不過在城裡待上幾天，竟然就遇上兩樁命案。

而嵇韜已經開門出去探個究竟，不一會回來時就見他臉上有幾分複雜。

「怎了？」

「李三才死了。」

「啊？」

嵇韜收起嬉鬧神色，拍拍他的肩膀。「宇文，我就不跟你多聊了，雖說已經差人上府衙通報，但李三才隸屬漕衛，這事該由我查辦，我先走一步。」

宇文恭目送嵇韜離去，倚在窗台托腮沉思，直覺邪門得緊。

那晚傅祥求見未果，當晚便遇死劫，而李三才也不過兩刻鐘前在門外求見，如今也死了。

會是誰下的手？方才李三才讓鵠娘詢問是否能拜見他倆，意味著鵠娘或是濤風閣裡的花娘知道他的身分，在這種情況之下，推測李三才之死並非意外而是預謀很合理，畢竟和傅祥的案子如出一轍，許是兇手想要滅口……

兇手……腦袋突地閃過方才在人群裡鑽動的身影，幾乎不假思索，宇文恭朝窗外望去的同時就翻出窗台，足尖輕點借力往隔壁而去。躡過了幾棟樓房，他才在接近她的地段躍下。

他的目光緊鎖著前方，然而卻不見她的蹤影。他環顧四周，逡巡了一番未果，隨即跳上碼頭墩座，往下俯視，真的找不著她的身影。

怎麼可能？他方才看得可仔細了，她一身淺桃紅色的短襖搭了牙白色裙，顏色不算太豔，在這滿是濃妝豔抹的銷金窩一帶反而顯眼，可如今——

「大人找我嗎？」

一把平淡無波的嗓音響起，宇文恭驀地往左側望去，不知何時她竟來到他的身側，若她是個刺客，他現在還有命嗎？

迎春揚起嬌俏的面癱臉，毫無起伏的嗓音聽不出她是嘲諷還是什麼來著，宇文恭死死地瞪著她，不敢相信自己竟然如此疏於防備。

速速收拾妥心情，他淡然問道：「這時分妳為何出現在濤風閣？」

「主子讓我辦差。」

「妳的主子是寡婦，讓妳進青樓辦什麼差？」

「無可奉告。」

宇文恭吸口氣，不知為何與她這般交談，他心頭竟冒出一股熟悉的惱怒，可他一時捉摸不透，只能沉聲道：「方才濤風閣出了命案。」說話時，他緊盯她的眉眼，然而不知她的面癱臉是天生如此，還是擅於隱藏情緒，竟是一絲波動皆無，彷彿那命案真與她毫無干係。

但此事對宇文恭來說太過巧合，她的說詞並不足以說服他。

「妳殺的？」他直言問道。

那雙水靈眸子自始至終未露端倪，粉櫻色的小嘴微啟，「不是。」

「如何證明？」

「大人又該如何證明是我所為？」

「妳懂武，而且事發當時妳人就在濤風閣。」宇文恭說完，見她依舊面無表情，可不知怎地，她那微微勾動的唇角就像是帶著怒氣的尋釁。

「一無牌票，二無實證，大人辦案真是隨心所欲。」那嬌嫩軟嗓彷彿噙著絲絲笑意，卻是教人凍進骨子裡的冷。

宇文恭微瞇起眼，「尚未論斷，無須牌票，至於實證……本官不過是問問罷了，

還是妳作賊心虛了？」面對她，他有股說不出的壓力，來自他無法理解的熟悉感作祟。

或許還真是作祟來著！他從未見過她，而她卻像是頂著一張稚齡小姑娘的面貌，藏著老成又飽經風霜的魂，怎麼看都覺得不對勁。

迎春嘴角噙著似笑非笑的冷意，「大人還是加把勁吧，告辭。」

告辭？誰家的小姑娘會用這說法？「本官沒准妳走，妳先跟本官回濤風閣。」

「如果我不呢？」

「用押的也將妳押進去。」畢竟是案發之處，她這個疑犯說不定會露出破綻。

「怎麼押？」迎春頂著面癱臉問著，又緩緩伸出手。「將我抓進去不成？」

「若姑娘不配合。」

「就不配合，大人又能奈我何？」話落，迎春轉身就走。

宇文恭欲拿下她，卻一時不知該從何處下手。她的身形纖瘦，是個嬌俏小姑娘，一旦碰觸她就是輕薄，教他遲疑萬分，然見她要跳下墩座，他試圖扣住她的手腕，豈料她像是早有防備，身形一側閃過的同時，他瞥見她笑了。

任誰也想不到一個才及笄的小姑娘竟笑得如此風情萬種，傲若霜梅，暖若桃杏，然，下一刻，他的足踝被大力一勾，瞬間教他往後倒去，他長臂探出朝她的手臂抓去，聽見她發出嘶的一聲，手不由一鬆，幾乎同時，她一腳將他踢進卞江裡。掉進江裡的聲響雖不小，可這兒是卞下的銷金窩，再大的聲響都被鼎沸人聲給掩了過去。

宇文恭會泅水，落水後立刻浮出江面，映著碼頭燈火，瞧見那張依舊沒表情的俏臉，教他不禁懷疑方才並未看到她的笑容，而是他撞邪了。

「大人行事太莽撞，許是暑氣過盛，泡泡江水冷靜冷靜吧。」說完，毫不戀棧的轉身就走。

泡在江水裡的宇文恭用力地閉了閉眼。該惱的，可不知為何，他竟笑了。

堂堂鎮國大將軍竟然被個小丫頭擺了一道，如此狼狽地泡在江水裡，要是公孫知道了，必定好生嘲笑他。不過，她嘶的那一聲倒不像作假，回想抓住她的瞬間，單薄的衣衫底下似乎裹著布巾……傷在那個位置，有些耐人尋味，也難以猜測是如何受傷。

「……大人？」

正忖著，上頭傳來奉化有些難以置信的喚聲，他懶懶抬眼，對上奉化又是躊躇又是不知所措的神情，嗤了聲，自行上了岸。

「人被你跟丟了？」

奉化瞬間臊得抬不起頭，只因這事對他而言簡直是奇恥大辱！他一個堂堂從五品京衛鎮撫，竟連跟個人都能跟丟，真的是無臉回京了！

「走吧。」連他都顏面無光了，哪有臉斥責下屬？

倒是那丫頭引起他的興趣了，就盼她並非是兇手……